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 七十一

宗室部十

武勇

此勇

剛止

夫沈沈之迹於心雅佗佗之若石於秦誓皆武勇之謂也矧乃挺生公族夾輔王室而特資異稟雄材傑出或然預締構功宣戎旅或遭罹否阨事以戡濟或揚威以克敵或奮怒以屏盜蕩淮之重垣翰之寄於是乎在矣然而武者取其一戈勇者謂之達德矜能恃力古人所戒故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天下無事用之於禮義苟異於是雖有過人絕倫之藝也熊扛鼎之力適足為亂亡之本可不慎乎

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早失母常附吕后其惠吕后時以故  
德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審食不敢發及其文即位三年入

朝厲王有材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山見之即日褻金

推推之謂以金椎藏至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祖謝曰臣母

不當坐趙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不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

毋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

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

罪帝傷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

江都易王王景之次子也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

時三十五有材氣上書自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

走王江都治故吳國治都之劉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

奴之入漢邊非上書匈奴武帝不許非好氣力治宮

館四方家傑

廣陵厲王官武次子也壯大好倡樂遊力扛鴻空手搏熊

彘猛獸

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建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

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

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魏任城威王彰太祖子也少善射御膂力過八手格猛獸不避

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

而好乘汗馬擊劔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制讀詩書彰謂之

右曰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

能作博士邪太祖常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人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彰壯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嗣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田豫計固守安隙虜乃退散彰追之身自搏戰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鎗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於桑乾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去居之號宗千都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土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胡走未遠之必破從今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入軍中後出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大破之晉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大賜將士將士無不喜時鮮北大入軻比能將數萬騎

見目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乃請服北方悉平太祖嘗在漢中劉備栖與山頭使劉封挑戰太祖罵言賣驢舍兒長使假子拒汝不待呼我黃鬚未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以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靈壽亭侯真嘗謂為虎所逐顧射之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驚勇使將虎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

晉長沙厲王又武帝第六子開朗果斷才力絕人吳昭義中郎將靜字幼臺堅之季弟堅始舉甲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襄武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鏐

丞相太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靜之曾孫之少便弓馬精果

膽大偏將軍領丹陽太守翊大帝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  
南齊豫章文獻王嶷太祖第二子有大才量嘗桂陽王範之後  
太祖出頓新亭壘拔嶷為宣烈將軍領兵衛從範率士卒攻壘  
南嶷執白幡督戰屢摧却之乃太祖在領軍府嶷居清溪宅蒼  
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內嶷左右儻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  
間窺見以為有備乃去

長沙威王晃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太祖所愛昇明二年  
代兄映為五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使  
弓馬多從八煙赫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蕭四紘世祖常  
幸山免從駕以稍刺道邊初藥土今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  
老牙而稍不出乃今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

帝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

魚每信子響勇力絕人彎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馬馳走竹  
樹下身無所傷

曲江公遙吹為左將軍荊州刺史好勇聚畜武士以為形援

梁西昌侯藻武帝長兄懿之子天監初出為持節都督益寧三  
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遼徼未安州民焦  
僧護聚眾數千據郫樊作亂藻年未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  
陳不可藻大怒斬于階前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眾弓亂射  
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入令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  
藻命騎追之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  
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也有勇力手制奔馬

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也少英果膂力絕人馳射游獵應發命  
中帝嘆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  
等馳射帝大悅

永安侯確邵陵王綸之次子也少驍勇有文才常在帝中習騎  
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為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為國破  
賊使汝之知除秘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  
靡群虜憚之確立臨陣對敵忘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  
驟往反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

河東王譽名明太子之第二子也為湘州刺史幼而驍勇無有  
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既久雖內外斷絕而備守  
猶固

綏建王太擘簡文之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嘆曰大  
丈夫何當滅虜屬妳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太擘笑曰  
禍至此非由一言

後魏西河公敦平文帝曾孫道武初從征名居諸將右征中山  
所向無前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吐京胡曹  
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為援處真與高涼王郡等討滅之

秦明王翰昭成帝次子少有志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  
使領騎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位多有克捷翰子衛王儀少能舞  
劍騎射絕人道武奉駕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從破諸部有戰  
功儀膂力過人力將十石陳留公稍太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

稍太武之初育也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不喚乃不怪懼乎  
儀曰怪則有之懼實無也

儀弟陰平王烈劉武有智畧之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唯烈行  
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之迎立明元

烈帝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  
元年政在郡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人觚率左右馳還

衛王孫禎膽氣思人太武時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  
禎乃就山斫鞍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常山王遵后少帝孫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依命勳賜  
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別率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

陳留王處昭成帝孫也姿貌魁偉武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  
詐之猶患其輕復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

代王武軍常在而志之處常照陣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  
以一手頓刃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處引弓射之

一箭殺二二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  
征討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裒寡莫抗其前者

河陽王曜道武子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  
服其勇

陽平王頤道武帝孫性謹厚武藝過人從太武討胡白龍於西  
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千級

安康縣伯均長子忻之性麁武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  
參軍

長壽子鸞以武藝著稱頻為北都大將

常山王素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遇一怪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庶令一驍將與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斫斷其頭使共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

永昌王健明元帝次子姿貌冠壯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斃威震漢北健子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

魏車三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爾朱榮以融為直閣將軍

汪城王澄子嵩為左中郎將從孝文南伐齊將陳顓達率眾拒戰嵩身備三伏免冒直前將士從之顓達潰斬獲萬計嵩於爾日虜冠三軍

華山王鷲子孔雀文皇帝之後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

北齊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初神武與四胡戰于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麾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

上黨劉肅王渙神武第七子姿雄傑倣儻不群雖在童幼常以將畧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絕倫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

謹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權文襄第四子累遷兖州刺史突厥入  
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騎五百再入周  
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  
下弩手殺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後為大尉與段韶討柏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搃其衆前後以  
戰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陽高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  
入陣大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  
家事遂忌之

安德三延宗文襄第五子以平陽之役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  
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珪戰大捷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  
莫不披靡諸軍敗延宗猶全軍延宗容貌克壯坐則仰偃則伏  
笑之以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挺若飛後禦周齊王  
於城北奮大旗往來督戰所向無前

後周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  
射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驍  
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葛榮破鮮于仲禮乃以洛生為  
漁陽王領德皇帝餘衆時人呼為洛王善撫將士帳下多驍勇  
至於陣戰莫有當鋒者是以尅獲常冠諸軍亦朱榮定山東收  
諸豪傑遷晉陽洛生時左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為榮所害  
章武公遵少雄豪太祖愛之及入關遵嘗從征伐太祖討侯莫  
陳悅以遵為都督鎮原州及悅走故塞遵追斬之

齊王憲太祖第五子也武帝保定中憲為雍州牧及晉國公護  
東伐尉遲迥為前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却山自  
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人奄出軍後諸軍震駭並追退  
散唯憲與雄等率眾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敗二軍震懼憲親自  
督勵眾心乃安建德五年大舉東伐憲為前鋒憲度汾而西及  
帝於王壁帝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于涑水  
帝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謀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  
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  
進據蒙坑為兵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水尋而高祖東轅次子  
高顯宗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摠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  
出兵陣於營南帝召憲馳往觀之返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  
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內史柳昂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  
安昇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  
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眾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  
其夜齊王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  
眾後據高壁及洛女柴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  
于介休時齊王遂奔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據并州延宗因僭  
偽號帝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擒延宗以功封第二子質為  
河間王拜第三子真一作貞為大將軍仍詔憲充驅趣鄴汝南郡  
公慶衛王真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真甚  
壯之後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相接中石乃墜死  
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

至慶興齊王憲輕騎覘卒為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  
眾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  
下信都擒高階功並居最

隋蜀王秀高祖子有膽氣多武勇甚為朝士所憚

唐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也武德初從太宗擊宋金剛于  
介州先登陷陣時年大少太宗壯之賞物千段後討王世充頻  
戰皆捷竇建德至武牢太宗以輕騎誘賊令道玄率伏兵於道  
左會賊至追擊破之又從太宗轉戰於泥水麾戈陷陣直出賊  
眾披靡復衝突而歸太宗大悅命副乘以給道玄又從太宗赴  
賊再入再出飛矢亂下箭如蝟毛猛氣益厲射人無不應弦而  
倒東都平拜洛州摠管後為劉黑闥所擒太宗當從容謂侍臣

曰道玄終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尅意嘗企慕所以每  
陣先入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為之流涕贈左驍衛  
大將軍謚曰壯

江夏王道宗道玄從父弟也武德初從太宗平竇建德破王世  
充屢有殊效五年授靈州摠管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  
厥兵數萬至于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徒大敗高祖  
聞而喜之謂僕射裴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眾  
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却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初突厥連於梁  
師都其部入居五原舊地道宗遂出之振耀威武開拓疆界井  
地千餘里邊人悅服貞觀三年為大同道行軍摠管遇李靖襲  
破頡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奔其部道宗引兵逼之徵其執

送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沙鉢羅惧馳追獲之遣便送於京師吐谷渾寇邊詔右僕射李靖為崑兵道行軍大揔管道宗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為之副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邊師并行部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一時奔潰十四年大軍討高麗令道宗與李勣為前鋒濟水水尅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魚欲深溝保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頓恃重輕一戰必摧昔耿弇不以戰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涖清道以待輿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千騎有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同合擊大破之

太宗既親討高麗初遣營州都督張儉統輕馳先渡遼東賊形勢儉惧敵

不敢深入道宗因請將百胡賊太宗許之因問往還幾日對曰往十日周覽摠經月逐秣馬束兵備歷險阻直發遼東城南山觀其地形險易安營置陣之所及還賊已引兵過長城斷其路道宗軒閣而如期出謁見太宗嗟嘆曰育育之勇何以過此賜金五十斤絹千疋

梁柳王友裕太祖之長子也氣貌雄傑幼即明敏常從征伐破黃巢於陳又破賊於冤句後討蔡寇於澱水又戰於斤溝秦宗權來寇也領馬軍翼帝於府西拔橋大勝之又從破張晁於封丘南破鄆之范縣寨擒都將尹萬榮敗魏卒於黎陽臨河後唐贈太保從璟明宗長子性忠勇沈厚摧堅陷陣人罕階焉晉韓王暉高祖從弟高祖初為河東節度使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暉為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祖壯之

夫有託景宸極維翰帝室奮立劉毅克揚威堅非天資挺特內  
韞忠亮臨事有守居正不撓又曷能申疾風勁草之節彰烈火  
真金之操啟發憤悱昭著茂烈者乎由漢而還可以槩舉至有  
外屬疆熾怙寵干紀權臣跋扈放命肆害而能激昂正說斥坐  
驕勢嫉邪蹈險執義不回乃至恪守官次靡受私請脩明職事  
弗畏強禦惡無禮放君側折諸短於言下賦性質重未嘗笑謔  
斯亦各秉志尚以樹英聲者耳

漢朱虛侯章齊王肥子也高后稱制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  
明年章入宿衛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入嘗侍宴飲  
高后令帝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

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欲申諷論也高后兒

子畜之比之於子也笑曰顧乃父知田耳顧念也乃汝也汝父謂高帝也若生而為

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意章曰深耕

概種立苗欲跡概稠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跡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非其種者鋤而

去之以斥諸呂也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之酒避酒而逃章追按

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

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

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疆

魏任城王彰初治鄆陵壻薄使治平牟及文帝受禪因封為中

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彰之劉嚴每過中

牟不敢不連

晉城都王頴為車騎將軍賈謐嘗與皇太子博爭道頴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軍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頴為平北將軍鎮鄴

嗣譙王尚之為前將軍兄弟俱典兵後將軍元顥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顥曰張法順駝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顥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規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况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顥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顥尤怒

嗣譙王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之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視奏嘆曰溫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中直有幹局在朝憚之

東安王繇性剛毅有威望

後魏華山王鷲字孔雀為大司馬侍中鷲木訥少言性方厚每直省闈雖暑月不解衣冠曾與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鷲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鷲曰曰斬反人无嬉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鷲怡然如故嬉坦之父也  
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懷朔鎮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恭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河當為朕笑竟不可得

美陽公暉業為特進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執政嘗問之曰  
比何所披覽對曰所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

建中伯志字猛畧為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訟  
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蓋駐論道劔鼓安有  
洛陽縣令與臣抗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  
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分路楊鑣自今以  
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  
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  
鸞則鳳其在本枝也

東平王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  
時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建扶陪乘又命  
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建扶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建扶失色當時  
壯其忠譽後為度支尚書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建  
扶與趙抗衝先自造棺置於廳事意號輿棺詣闕論詔罪惡自  
殺切諫肇聞而惡之

東阿縣公順任城王澄之子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  
舅耀重天下之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  
答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  
及見直往登床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恠憎而順辭吐傲然  
若無所覩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介况其父乎及出肇加敬  
送及為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義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  
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又謂順曰卿何清取不見我

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除平北將軍常州刺史順謂義曰北鎮紛紜方為國梗桑乾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為國捍屏義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握國柄殺生由己自言天之曆數應在我躬何得復有朝廷也義彌忿憚之義既解領軍順累遷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義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乃得改葬順侍生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塋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女見其一家七喪皆為潛然莫不酸泣義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義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不語後營州城民就德興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語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宅與要勢侍中豈盧罪也紹慙不敢復言後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為護國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遊園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衛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遂抗聲叱之曰尔刁筆小人正堪為機案之吏宜應忝執戟虧我彛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默而不言尋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心居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謝懷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為宮幸臣僕射李思冲此尚與王

洛試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為之震動而順安  
然自得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為  
廷尉平頻煩託順順不雍為遂下命順投之於地雍聞大怒昧  
爽坐都廳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袞挫之順曰高方  
至雍掾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叔天子叔祖四海  
之內親厚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弃於地順鬚鬢俱張仰  
面看屋憤氣奔涌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  
高祖遷宅中土初定九派官方清濁軌儀千古而朱暉小子身  
為省吏何合為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  
垣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為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為官  
曰庖人雖不治庖戶稅不得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  
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  
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  
之容貌不撓皆此類也

北齊趙郡王叡累拜太尉監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  
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為  
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馭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  
日之內太后數以為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密旨叡曰太后意  
既如此殿下何宜苦違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  
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况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  
冲豈可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嗣理懇  
切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庖酒言訖

便出及明日入朝妻子咸諫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今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一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恐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叡曰吾身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

安樂王勵性剛直有才幹甚為時人所重斛律明月雅敬之每有征伐則引之為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為周師所敗勵奉太后歸鄴時官官放縱儀同荀子溢尤稱寵奉勵將斬之以徇太后救之乃釋劉文殊竊謂勵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何得如此勵襏袂曰今者西寇日侵朝貴多叛由此輩王權致使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殊甚愧

唐惠文太子範睿宗子玄宗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皆從貴傾於朝廷諸王每相見假立引待獨範見之色莊

嗣吳王嘯貞元中為宗正卿性介直每與人言論好面折其短

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七十一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七十二

宗室部十一

令德

夫體自帝室齒於宗戚處有惇叙之美出有藩維之重自非挺  
信厚之質流愷悌之譽則何以焜耀民望表儀公族哉麟趾以  
來封建尤盛乃有粹和中積淑美兼著事神撫人而咸悅守法  
奉上而匪懈樹善以濟物推誠而待下勞謙不伐純儉無矯體  
仁好施居簡多恕行己以周慎處事以方正寬厚以容衆賢明  
而通理是皆室宗之英本枝之秀足以隆王國之垣屏藹策書  
之徽譽者已蓋夫立愛親親雖古之義又曷嘗不建賢尚德以  
成固本之義歟

周公旦者多才多藝能事鬼神

衛康叔封冉季載周公母弟也皆有副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

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

蔡侯胡叔度之子也度既遷而死胡乃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

而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

漢陽城侯德楚元王曾孫也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

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寬厚

好施生言好施恩惠於人而生全之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反音嗜

辭便從家產過百萬則以賑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宗

正向初以行脩飭擢為諫大夫

淮南王安厲王之子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

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

河澗獻王德脩學好古及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溫

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太司合奏謚法曰聰明睿

智曰獻宜謚曰獻

楚孝王囂成帝河平中入朝特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孟聞天

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囂素行孝順仁慈之國

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

後漢城陽恭王祉行淳厚宗室皆敬之

宜春侯正為人謙遜

東海頃王肅恭王疆之子性謙儉循恭王法度

肅王子孝王臻性敦厚有息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

用

義蕪者

楚思王孫般宣帝之玄孫也初宣帝封子囂於是為孝楚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紆紆王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般子愷子茂皆以禮讓至三公也

沛王輔光武之子矜嚴有法度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明帝愛重數加賞賜

琅邪孝王京光武之子京性恭孝好經學明帝尤愛幸賞賜恩寵殊厚莫與為比

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永平十一年蒼朝京師月餘還國明帝遣使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

蒼腰帶八圍故明帝言之

彭城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恭子孝王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

魏鄧哀王冲幼才敏太祖尤愛之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觀其冤枉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非常為太祖陳說宜寬宥之辯察仁愛與性惧生

吳舟徒侯桓字叔武堅族子河之子罷懷聰即大帝常稱為宗室顏淵

都卿侯松丹陽太守翊之子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变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也

假節開府慮太帝子也性聰體遠所向日新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延納師友過於衆望

晉安平王孚宣帝次弟也孚溫厚謙遜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武帝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車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

高密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得比焉

孝王畧泰之子也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

東海獻王越畧之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琅邪王伷宣帝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

扶風王駿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俊望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武帝時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賑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及為驃騎將軍時驃騎營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遷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刻其謬然後反之雖

武帝亦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

長沙王又開即果斷虛心下士甚有名譽嘆顯可為諸國儀表  
河間王顥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

會稽文孝王道子少以清淡為謝安所稱

下邳王晃孝友廉貞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

譙王丞為東海太守有犯夜為吏所拘丞問其故答曰從師受  
書不覺日暮丞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  
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又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丞曰  
文王之圃與眾之共魚復何足惜耶

宋長沙王道憐子義宗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義宗  
子秉恭如中累遷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才能甚寡秉少白砥

礪束甚得朝野之譽故為太宗所委

臨川王義慶性謙虛簡素寡嗜欲任歷藩無浮滛之過

建平王宏才而閑素篤學文籍為人謙儉周慎明曉政事

南齊豫章王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鞞  
申竟不視取火焚之齊庫先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

各杖數十武帝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泝井有水牛突  
部伍值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匹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為存

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及薨群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  
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踐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  
浸遠標稱雖復青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  
篆之無洙丞相冲粹表於天真淵照殆乎幾象經邦緯民之範

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策功惟哲神輝眇邈睿美不追  
感纏奉車恨百寮滯下官夙稟名節懷恩軫慕望隧結哀輒欲  
率刑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壘首徽庶猷有述茂績方存昔子香  
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墜淚漢南况道尊前徃惠積聯縣者  
哉下官今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  
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竹時  
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世丞相獨秀生民旁照日月標勝  
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衮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積理絕  
昭載若夫日用閑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  
竊見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閱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  
基汾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壘  
罷肆鄙土之遺風庶幾引烈或不泯墜荆江湖三州策名不少  
並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  
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訕式瞻之望吾西州  
窮士一介寂寥思周營譽澤遍衣食永惟道廢日月就遠緬尋  
遺烈觸目摧心常謂福齊南生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惟盡  
豈圖一旦遂投此請約荅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而疑猷盛  
烈方範伊旦愬遺之感朝野同悲亟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  
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皆不足以偶三  
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有麗藻迄乃有碑無表文獻王冠冕  
彛倫儀刑富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門鄙人名不入  
第歛酬令肯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建

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穉珪為文

臨川王映為揚州刺史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曹局背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武帝嘗問映居家何事映曰正使劉嘯講禮顧越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帝大賞之他日謂豫章王嶷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不爾帝仍以王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第為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候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戒哉映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焉

鄱陽王鏘和悌美令有寵於武帝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

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宗參軍蔡仲熊能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士人物鑑言辭和辨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

南平王銳為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為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以賞銳

江夏王鑑清悟有學行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及鎮姑孰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蔑為之嚴器又有金蠶銀簡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林勅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取今物如循環豈可執念使長吏蔡經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

何忍而違

竟陵王子良少有清尚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濟貧病不能立者第壯立解收養給衣及藥子良每勸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子良薨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南豐縣伯亦奔太祖從祖弟也歷官為奉朝請以和謹為太祖所知

南康王子通理性慷愷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

梁文宣侯尚之敦厚有德器仕齊為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為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至天監初追謚文宣侯

吳平侯景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宗室令望景子勵弱不好弄喜愠不行於色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羨正冒萌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長沙元王弟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詞尤好古軀自非公讌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弃本頻莅數鎮民吏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指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

桂陽王象容止閱雅簡於遊位丹陽尹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

臨川靖惠王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年餘未嘗以吏事按郡

縣世稱其長者

安成王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秀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取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教所司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笑有容觀每以朝百寮目為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茶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且公臨事厨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謂也秀於高祖布衣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及薨故佐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標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

南平元襄王偉性多恩惠尤愍第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里閭人士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太原王曼穎之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為瑩理言未訖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廩則遣人載糶米隨之絕者即賑給之

鄱陽忠烈王恢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恢子範溫和有氣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常嘉其勞苦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間有求輒既得散士亦以此歸之

武陵王紀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

後梁安平王巖性仁厚善於撫接歷侍中荊州刺史尚書令東

平王岌性敦和而好學

義興王嘯幼有令德能屬文時為帝明所愛

陳始興郡王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

鄱陽王伯山舉止閑雅喜愠不形於色

永陽王伯智性敦厚有局噐

尋陽王叔儼性凝重舉方正

後魏華山王鷲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闈雖暑月不解衣冠

松滋侯子華為齊州刺史在官不為矯潔之行

陽平王熙聰達有雅操為宗屬所欽重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明元愛其麗度特允異之

樂安王範為長安鎮都大將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

東平王翰太武之子初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

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

淮陵王大顯性謹密文成甚重之

常山王素宗屬之懿而年老文成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

武昌悼王鑒沉重少言寬和好士

京兆王維寬和容裕號為長者

繼子羅字仲綱為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己謙退恂恂接物

彭城王勰姿性不群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間居宴處亦無慢

色情容愛敬儒彥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性仁孝咸陽王禧謀反被害後諸子每乏衣食唯懿歲中再三賑給之

清河王懌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

河間公子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

京兆王孫崇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趙郡王弟譚性頗強立少為宗室所推敬

高陽王雍子叡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

廣陽簡王建子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

任城王澄子順宣武帝時四方無事國富民康豪貴子弟率以遊為樂而順篤志愛古性謇諤談於利

北齊平陽靖翼王淹性沉謹以寬厚稱

齊安王廓字仁弘性長者無過行

趙郡王琛除使持節督定州刺史推誠撫納拔用士人甚有聲譽

北平王貞沈審寬恕武成曰此兒得我毛鳳

清河王岳長而敦直沈深有器量

蘭陵王長恭嘗入朝而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還無所謹罰

後周邵公顥第二子導為大將軍性寬明善撫御凡所發接人皆盡誠臨事敬直常羞不及太祖每出征討導常居守深為吏人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

冊府元龜  
幽公廣文帝曾姪孫時晉公諸子及杞公亮等服翫侈靡踰越  
制度廣獨率由禮則朝野稱焉

虞國公仲德子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  
廣川公測性仁恕好施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  
陽平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生之以死不  
認烏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  
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測弟深少喪父事兄甚謹從  
弟神譽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

東平公神舉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  
得任兼文武聲彰內外百寮無不仰其風則輩先舊齒至于今  
稱之

隋穆王瓚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

衛昭王爽有器局所治甚有聲

右衛將軍處綱高祖族父為性質直在官宏濟亦為當時所稱  
秦孝王俊伐陳之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千摠管水陸  
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將周羅侯荀法尚等以勁兵數  
萬屯鸚鵡洲摠管崔弘度請擊之俊慮殺傷不許羅侯亦相率  
而降於是遣使奉章詣闕垂泣謂使者曰謬當推轂竟無尺寸  
之功此多慙耳上聞而喜之

上聞府達為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  
之心者唯楊達耳

唐江夏王道宗敬慕賢士不以地勢凌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

間王孝恭昆季最為當代所重

淮陽王道玄性謹厚好學多武藝進止閑雅

廬江王瑗頗尚儒雅為公子而勵布衣之操

河間王孝恭少沉敏有識量性寬厚以仁孝見稱太宗甚親顧之諸宗室中莫與為此然崇退讓無矜伐驕貴之色

韓王元嘉閨門修整有類寒素士大夫其脩身潔已內外如一諸王莫能及者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

元嘉子讓少以才行見知諸王子之中與琅邪王冲為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流

霍王元軌謙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不妄接士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恠而後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嘗使國令徵封令曰請依諸國賦物貨易取利元軌曰汝為國令當正吾失乃說吾以利邪拒而不納元軌初封吳王太宗嘗問群臣曰朕子弟孰賢侍中魏徵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數與臣言未嘗不自失太宗曰朕亦器之卿以為前代誰比徵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娶徵女焉

同安郡王珣脩身淳謹不自矜貴閨門之內默如也

信安郡王禕居家嚴整善訓諸子皆有令名禕子垣以門蔭早仕質性簡淡好古慕善在宗室中推為循良

榮王琬素有雅稱風俗秀整祿山反以琬為元帥數曰薨于時

冊府元龜  
士庶異琬有所成功既殂謝遠近咸失望焉  
嗣吳王嚬為宗正卿恤孤遺甥姪友愛過人深為士大夫之有  
禮教者稱慕

平王道立曾孫涵簡素恭慎有名宗室官至右僕射

鄭王曾孫勉為太子太師真率素淡好古尚奇清廉簡易為宗  
臣之表勉二子續納皆廉介有節

後唐武皇季弟克寧凡征行無不衛從於昆仲之間最推仁孝  
小心恭謹武皇尤愛之

晉楚王重信歷事後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  
禮帝恂恂如也甚為時論所稱

韓王暉為曹州防禦使廉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妓樂部人安  
之

漢魏王承訓少弘厚美姿儀從帝在藩却輯睦宗親接下僚友  
有士君子之風晉高祖噐之每遣從帝主帳下親軍軍中有便  
宜事則馳以入奏奏必稱旨屢有恩錫常嘆曰此諸侯賢子弟  
也少帝時累官至檢校司空及義旗南向贊開創之業人皆服  
其規畧車駕入汴命為赤尹尹正之務委親決之每因問安事  
其利於國者必具以聞帝帝嘉而納之及杜重威叛帝幸鄴以  
為東都留守俾之監撫內外咸畏而愛之及薨帝左右公卿大  
夫聞之者無不流涕

夫問之皆無不

其問之皆無不

其問之皆無不

其問之皆無不

其問之皆無不

其問之皆無不

其問之皆無不

其問之皆無不

其問之皆無不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七十三

宗室部 一十二

智識

智者心之符天下之達德也大則周物而不遺小則見事於未  
兆拆獄辨惑存乎明識而振振公族源深憑厚天姿英異不亦  
多乎由漢已來可得而舉或神鋒照朗智慮淵妙奇謀先見越  
世出類至於封章奏議練達治體者左右應對膺合事機决政  
務而撥其煩閱簿領而糾其繆權宜以救患精辯而垂裕逮夫  
明哲保身卷舒由道觸類而長其流寔潔非夫天下之至精又  
孰能與於此也

漢陽城侯德有智畧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

駒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  
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後漢北海靖王興為人明畧為弘農太守明帝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

興子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中興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恭

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

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

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大夫比六百石掌奉

持節後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

使者曰人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蝼蟻敢不以實睦曰吁

子危哉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

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哀憤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

命而行其能屈申若也

清河王慶中傳衛訴私為減盜千餘萬詔使按理之并責慶不

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傳之尊選自聖朝臣愚惟知言從事聽不

甚有所糾察章帝嘉其對悉以訢減財賜慶

魏陳思王植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物生君

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

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

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

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輔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

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也昔尹之為媵臣至賤

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咸道合志同

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戒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是也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其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貞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以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歿之將至使蚌蛤浮朔於淮泗鼪鼯謹譁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搥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瑯琊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盤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卸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何事勞動銜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曰患為知者不知知者不得為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為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闔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

之臣賜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宣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効命先軀畢命較雖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佐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清臣可謂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攝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既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宗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中貴存共事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跡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廉善天下今因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或不勝憤懣拜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人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

植子濟比王志字允恭好學有才行晉帝初為中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至夜與帝相見與語從莫至旦甚器之

都亭侯仁初為議郎督騎從太祖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頸兵堅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

晉新野王歆為荊州都督將之鎮與齊王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臣欽若等曰成都王穎也同建太勲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

秦王東武帝子帝嘗幸宣武塲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東一省便摘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後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時楊駿伏誅東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愛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輔政及亮與楚王偉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

譙王承元帝時為散騎常侍領左軍將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如之何承曰陛下早裁之難將作矣帝以承為廂州史時王敦據上流承赴任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鈎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謂之不武何能為也聽承

之鎮

宋長沙王義欣鎮壽陽時淮西江北長吏悉叙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踈頃年以來荐飢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為甚綏收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况賓荒垂而可輯柔頓關願勅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

廬陵王義貞鎮東城高祖始踐祚義貞意色不悅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義貞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

江夏王義恭孝武世以酉陽王子尚有盛寵解楊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當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屏帝宇諸侯受

爵亦願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幸顯授之恩下忘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足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否實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值四蘇富貴驕奢自然而至聚毛折軸遂及危禍漢之諸王晉置傳相猶不能禁逆七國連謀實由強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災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圍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惡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此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乘臣年邁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慚慨內深思管見禪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不應居邊當於華州優地時可暫出既已有州不須置相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鎮御

別有扞城大將若情樂冲虛不冝逼以戎事若崇文好武尤冝  
禁塞僚佐文學足克話語遊從之後一皆勿許文武從鎮以時  
休心妻子之累不煩自隨百僚條詣冝尊禁令悉湏宣必齊到  
備列賓主之則衡泌之士亦無煩于近諸王噐甲於私為用蓋  
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衣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  
素度善者無懼惡者心奸

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聰識過人一聞必常記所暫過  
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蓋以此推服  
之

南齊豫章王嶷太祖第二子太祖帶南兗州鎮軍府長史在鎮  
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  
路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尅勝物情疑惑必生人受禍今於此  
立計萬不可失會蒼梧王殞太祖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早可  
入及為荊州刺史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黜  
無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國內昇  
明二年以前逋負後出鎮東府先是王蘊薦部曲六十人助為  
城防實以為內應也嶷知蘊懷貳不給其狀散處外省及難作  
搜檢皆以忘去

始興王鑑為益刺史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恪恪  
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  
閉無關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

梁鄱陽忠烈侯王恢在荊州常從容問賓客曰中山好酒趙王

好吏二者孰愈

臣欽差等曰中山王勝趙王彭祖皆漢景帝子也

衆未有對者顧謂長

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

長沙嗣王業幼而明敏識度過人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為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侯景亂為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享士及為吳郡太守張彪起義於會鎬吳人陸令公潁州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君城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往也

後魏陳留王崇性沉厚初衛王儀坐事賜死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或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迺道將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而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

樂平王王明元子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至上跡以為和親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植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以舉而滅帝納之乃止

元城侯屈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永昌王健所在征伐皆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常山王素為內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寬征罷雜調有司奏國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

高陽王雍初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說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敵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敵名何為

東陽王丕獻文時為侍中司徒公特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勅丕制決率皆合允及為太尉錄尚書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敵高氣朗博記國事享宴之際常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

咸陽王禧為冀州刺史後朝京師孝文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舉脩遺志卿等謂可行不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先志備行朝式孝文然之

任城王澄為徐州刺史朝於京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是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介於強鄰民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垂古式合今權道隨時濟世子產為得而叔向譏議示不忘古可與論道未可與權孝文曰任城當欲為魏之子產澄曰

子產道合當時敵流竹素家宜文德以懷天下江外之沮車書未一季世之民易以威伏難以理治愚謂子產之法猶可整用大同之後便以道化之孝文心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非任城無以識變化之體朕方躬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耳及

為尚書孝文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介詔大常卿王

冊府元龜  
謀親令龜易筮南代之事其兆遇革孝文曰此是湯武革命順人之卦也群臣莫敢言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應天順民革君臣之命湯武得之為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累業今日卜征乃可伐叛不得云革命此非君人之卦未可全為吉也孝文厲殷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也澄曰陛下龍行既乂何方虎變孝文勃然作色曰社稷在我任城而欲沮衆也澄曰社稷誠知陛下之社稷然臣是社稷之臣子豫參顧問敢盡愚衷孝文既銳意必行澄此對乂之乃解曰各言其志亦得何傷車駕還宮乃召澄未及昇階遙謂曰向者之革封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阻行大計故厲色佈文武耳想解朕意也乃獨謂澄曰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其欲移風易俗信為甚難峭函故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為何如曰伊洛中區均天所據陛下輝制華夏諧平荒服蒼生聞之此應當大慶孝文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能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知唯須決之聖懷此革亦何能為也孝文曰任城便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孝文詔曰遷移之首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北間彼百司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令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古徐以曉之衆乃悅服澄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孝文大悅曰若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時南齊雍州刺史曹虎

請以襄陽內附分遣諸將軍駕將自赴之豫州又表虎奉誠之使不復重来孝文乃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冲等議之孝文曰化得遼州表云襄陽慕化朕將鳴鑿江沔為敵勢今後表稱更無復言信於行雷之計竟欲如何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孝文曰衆人紛紛意見不等朕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使言理俱暢者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為應留之議朕當為宜行之諸論公俱坐聽得失長者從之於是孝文曰二賢試言留計也冲對曰臣以徙御草創人斯樂安內而應者未審不宜輕爾動發孝文曰襄陽疑問似當是虛亦知初遷之民無宜勞役脫歸誠有實即當乘其悅附遠則有會稽之會近則畧平江北如其送款是虛且可遊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後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及復何所損而惜此一舉脫降問是實而停不撫綏不亦稽阻款誠毀朕大略也澄曰降問若審應有表質而使人一返靜無音問其詐也可見今代遷之衆人懷戀本細携始就洛邑居無椽之一室家闕擔石之糧而使怨苦即戎泣當白刃恐非歌舞之師也今茲區宇初攝又東作方興正是子來百堵之日農夫肆力之秋宜寬彼逋誅急此民病且且三軍已緩無稽赴接苟其款實力足納撫待尅平襄沔然後動駕今無故勞涉空為返必挫損天威更成賊膽願上覽盤庚始遷之艱難不矜詩人由庚之至詠輯宣新邑惠康億兆而司空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在外見旌鉞既張而有優色每聞談論不願此行何得對聖顏更

如斯之語也面背不同事涉欺倭非所謂論之道德更國士之體或有傾側當由公輩侍臣李冲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願陛下深察其言臣等在外皆憚征惟貴與賤不謀同辭仰願聖心裁其可否孝文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朕有如此論不從朕者何必皆忠而通識安在也小忠是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小忠要是竭盡微款不知大忠者竟何處孝文曰任城脫居台鼎之任欲令大忠在己者澄曰臣誠才非台弼知闕和鼎脫得濫居公鉉庶當官而行不負愚志孝文大笑澄又謂亮曰昔汲黯於漢武前面折公孫弘食脫粟飯卧布被入云其詐也于時公孫謙讓下之武帝嘆曰汲黯至忠公孫長者二人稱賢公既道均昔士願思長者之言孝文笑曰任城欲自比汲黯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便謝司空也駕遂南伐宣武時摠督楊江二州伐梁獲其冠軍將張惠紹軍後梁武有移求換惠紹澄表請不許詔付八座會議尚書令廣陽王家等奏宜逐紹乃聽還後果復寇邊孝明時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備警備之嚴詔不從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彭城王勰孝文時為中書令孝文與侍臣昇金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藏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應得而來豈桐竹能降孝文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未聞降桐食竹孝文笑曰朕亦未望降之也後從孝文征馮壯為使持節都督

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詔曰明使交敵可勅將士爾參軍儀勰於是親勅大衆湏臾有二大鳥從南而來一向行宮一向府幕各為人所獲勰言於孝文曰始有一鳥望旗顛仆臣謂大吉高祖戮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吾亦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成說至明使大破齊將崔惠景蕭衍其夜大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時潤誠哉斯言勰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宣武時為大師議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每且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而勰夙侍孝文廉聰達博聞凡所裁決時彥歸仰清河王懌宣武初為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

廣陽王嘉之子深孝明時以沃野鎮人破六韓陵拔反叛臨淮王域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及李崇徵還深專揔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渡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接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為行臺六纂表求常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濟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郎楊置分散之於異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理叛於定州社洛周反於幽州

常山王素孫暉宣武初為黃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於謗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問言事具

冊府元龜  
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  
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此未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  
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  
裁之

北齊趙郡王琛子叡閑習吏職有智人之鑒

後周齊王憲字毗賀按太祖常賜諸子良馬唯其所擇憲獨取  
駭者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駭逸若從軍征伐收  
圍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  
馬牧太祖每馭報曰此我兒馬也因令左右取以賜之

汝南公慶字神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  
涉經史既而謂入曰書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業  
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

隋河澗王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  
司

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有器度或奏高穎朋黨者高祖詰雄於  
朝雄對曰臣忝衛宮闡朝夕左右有朋附豈容不知至尊欽明  
睿哲萬機覽穎用心平允奉法而行此乃憎之理惟陛下察之  
高祖深然其言

唐河間王孝恭性寬恕退謙無驕矜自伐之色嘗悵然謂所親  
曰吾所居宅微有壯麗非吾心也將賣之別營一所粗令克事  
而已身歿之後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  
也初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於巴蜀招攜以禮附降者

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未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為害是深請坑之孝恭曰不可自此以來皆為寇境君聞此事豈有未降者乎盡赦而不殺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疑又輔公祐據江東反發兵寇壽命孝恭為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荊州趣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論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見憂之深公祐惡積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盜中之血乃公祐投首之徵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後公祐窮蹙棄揚州東走孝恭命騎將追之至武康擒公祐及其為僕射西門君義等數十人致于麾下江南悉平

江夏王道宗為禮部尚書侯君集立功於高昌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曰君集知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徵功深懷矜伐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臆度浪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

霍元王軌為定州刺史突厥之入寇也州人李嘉運與賊相連謀為內應高祖令收按其黨元軌以強寇在境人心不安唯殺嘉運餘無所及因自劾違制高宗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後因入朝屢上跡陳時得失多所裨益

高宗甚尊重之及在外藩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  
賴王璪天寶末祿山之亂璪為劔南節度大使初奉命之藩卒  
遽不遑受節綿州司馬史貲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為節度大使  
今之藩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請建大檠蒙之油囊為  
旌節狀先駈道路是以威衆璪笑曰但為真王何用假旌節  
嗣曹王臯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大妃鄭氏  
晉秦王萬友子暉生而寵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  
多智故高祖於宗屬之中獨優禮厚遇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七十三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七十四

宗室部 一十三

友愛

辨惠

畏慎

悔過

友愛

夫因心則友詩所美也教人以悌禮之經也若乃鍾天倫之愛  
厚同氣之親人無間言家用輯睦故曰友于兄弟施于有政矧  
夫肺腑之親本枝之重而能協比式好敷叙著稱以貴介之英  
脩布素之行長惠幼順發于天性字孤撫弱篤於人倫棠棣由  
是騰芳葛藟無所興利也

漢陽城侯德為宗正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

振舉救也

楚王紆尤慈篤早失母同母弟原卿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

與共臨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病卒紆哭泣歐血數目亦  
歿

舂陵侯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

其義行拜廬江都尉

南陽郡是荊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義也  
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敞以有行

義拜為廬  
江都尉

後漢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肅令

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

北海王睦靖王興子既嗣王爵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

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

濟南王香篤行好經書初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坐

法失侯香篤上書初爵土封篤子九昱子嵩皆為列侯

東海王臻性敦厚有息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國相籍褒具

以狀聞順帝美之詔曰東海王臻和睦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

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今贈臻封五千戶

魏陳思王植黃初四年封雍丘王其年朝京是時待遇諸國法峻

路東歸以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

路東歸以叙隔閣之恩而監國使者不聽

晉臨川獻王郁孝武世其兄會稽王世子道生初以無禮失侯

旨宋晉王昶文帝之子孝武孝建三年昶兄竟陵王誕反伏誅前

廢帝位昶為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

南中霧春求遺緒楚英流殛凌存丘墓茲難結兩臣義聞二

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戈犯節自貽逆命膏

斧嬰戮在憲已彰尋屬忝皇枝位叨列辟而一以罪終魂骸莫  
赦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寔委雜封樹不脩今歲月逾邁愆流  
豐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維新大德方臨  
哀矜未及夫樂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於夷戮况在天  
倫何獨無感伏願稽首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楸樹微表窀穸  
則朽骨如榮窮泉識荷臨紙哽動辭不自宣詔曰征北表如此  
省之慨然誕及妻女竝可以庶人禮葬并置守衛

南齊豫章王嶷以弟長沙王晃畜私伏武帝將亂以法嶷於御  
前稽首流涕曰見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  
小字帝亦垂泣又武陵王暉亦嶷弟也暉數以語言忤武帝武  
帝幸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暉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

帝乃呼之暉善射屢發命中頷謂四坐曰手何如帝神色甚恠

嶷曰阿五

暉高帝第五子也

常日不尔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

竟陵王子良初送文惠太子葬夾石先是豫章王葬金牛山子  
良臨望祖劓山悲嘆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如有知請葬茲  
地旣薨遂葬焉

曲江王遙欣子幾字德玄年十歲能屬文因孤有弟九人竝皆稱  
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

梁始興王憺為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康王秀偏孤憺尤篤愛  
自天監中常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愛之亦不辭多也昆  
弟之睦當世歸之憺天監十四年為都督荆湘雍寧梁南北秦  
七州諸軍事鎮石將軍荊州刺史秀將雍之州薨于道憺聞哀

自投于地席藁哭泣不飲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小大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

後魏中山王英子熙少有文才而輕躁莫深慮非保家主欲廢之而立第四子略為世子宗議不聽略又固請乃止

臨淮王昌弟孚為冀州刺史後為葛榮所陷為榮所執兄祐為防城都督兄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州人張蓋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北齊安德王延宗兄蘭陵王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之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王琬死延宗哭之淚亦甚

河間王孝琬兄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出

後周安化公深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以此稱焉

隋觀德王雄周時為邦國公高祖受禪封廣平王以邦公別封一子雄請弟士貴朝廷許之

唐襄邑王神符淮安王神通弟也幼孤事兄以友悌聞韓王元嘉與其弟靈慶甚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

信安郡王禕少有志尚撫繼母所生弟祗等以友愛稱褒信郡王璆許王素節子為宗正卿友弟聰敏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闈者多璆之所舉

傳曰生而知之詩云克岐克嶷皆幼惠早成之謂也乃有席天宗之貴出帝者之曾流光憑厚緼靈敏德肇自童非迴彰聰悟強記默識經目而不忘知幾會理發言而可述藻翰道發知略超邁挺老成之美有先見之明孝心夙著政術懸解嗜好絕俗才辯超世用能馳徽名於宗屏聳偉望於王室隆肺腑之懿增本支之睦者也

周王孫滿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曾而下

王城之北門謂堯鑿兵車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去曾下車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

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

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則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後秦師果為晉敗於穀

漢陽城侯德楚元王交之後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

武帝謂之千里駒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

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

屬文

鄧哀王冲字蒼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

智時吳曹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

冲曰置象大般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

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晉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宣帝子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

經籍見者竒之齊王立駿年八歲為散騎常侍侍講焉

武陵王澹宣帝孫有罪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

當為父求還無為惧徒陳數歷年然後得還  
武陵王遵年十二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  
右曰伊與桓溫疎宗相見無謙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  
况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惠

齊獻王攸字獻大文帝子少而岐嶷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簡文帝子幼而敏惠其兄道生初以無禮  
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為之涕泣帝深器異之

年十七而薨

宋南譙王義宣子恢字景度既謫長少而辯惠義宣甚愛重之  
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

南齊臨川王映少而警悟美言笑喜容止

江夏王鋒十歲便能屬文

宜都王鑑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徃行左右誤排柵溜  
屏風倒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

巴陵王昭實初為竟陵世子舅袁彖監吳興郡事坐逆用祿錢  
免官付東治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憔悴帝問其故昭  
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不食已積日臣所以  
不寧帝曰特為兒赦之既而帝遊孫陵望東治曰治中有一好  
貴囚數日與朝臣幸治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勅見彖  
與語明日釋之

曲江公遙欣年七歲出齊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  
弦墜落遙欣曰樂事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

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時少年通好  
此事所在遂止  
竟陵王子良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般送后還  
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少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  
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  
南康縣侯子恪豫章王嶷第二子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  
高松賦衛將軍王儉見而竒之  
子恪弟寧都侯子顛幼聰惠嶷異之愛過諸子  
梁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子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論  
語義發擿無所遺  
吳平侯景字子照高祖從父弟八歲居喪以毀聞既長好學才

辯能斷

定襄侯祗美風儀幼有令譽

南康簡王績高祖子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  
改解書長史王僧儒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  
歎其聰警

績子會理字長才少聰惠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高祖所愛  
尋陽王大心簡文子年十三出為郢州刺史雖不親州發言每  
合於理衆皆驚服

建平王大球簡文字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  
釋教每發誓願常云若有衆生應生諸苦悉諱身代當時大球  
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不時禮佛亦

云凡有衆生應受諸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  
西陽王大鈞簡文子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  
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  
陳衡陽獻王昌高祖子為吳興太守時年十八昌雅性聰辯明  
習政事高祖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為郡又遣吳郡杜  
之偉授昌以經書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宣帝子初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佐吏  
時伯恭年十餘歲留心政事官豐治禮  
南平王嶷字承嶽後主第二子方平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  
有若成人

後魏任城王澄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書王羲之小學篇  
學篇數千言晝夜誦旬有五日皆通豐竒之白澄曰豐十五從  
師迄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  
藍田生王何容不爾

彭城王勰字孝和獻文帝子少而岐嶷姿性不群  
江陽王繼子爽字景喆少而機警尤為父寵愛

清河王懌字宣文幼而敏惠孝文愛之

元文遙昭成皇帝六世孫也敏惠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  
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贊  
賞之何間邢邵試命文遙誦之幾遍可得文遙一覽便誦詩年  
十歲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馬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來有  
北齊永安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八歲時問於博士盧景裕

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邪對曰有神當云祭神浚曰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彭城王浹字子深神武第五子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浹書見浹筆迹未工戲浹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后宜更用心浹正色答曰昔其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諸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

清河王岳子勵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為高祖所愛年七歲襲爵

後周齊殤王憲字毗賀拔太祖第五子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齷而神彩嶷然世宗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瀘等一十四州諸

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刑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遍問太祖已下誰欲安此任並未及對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人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閑大小試而無効其受面欺太祖悅之以憲年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時年十六

憲子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以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年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戶  
東平公神舉太祖族子早歲而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

宇文深字叔子太祖族子性鯁直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  
伍并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  
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為名將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詩語毛詩尚書  
隋趙王杲煬帝子少聰令帝有所製詞賦杲多能誦之

唐衛王玄霸高祖第三子也幼而聰敏言詞辯惠有異常童

許王素節高宗子六歲封雍王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授學  
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帝甚愛之

永王璘玄宗子少聰敏好學

壽王瑁玄宗子開元十五年封永王已下幼小不於殿庭引謝  
瑁纔八歲請從諸兄行玄宗異而許之殿庭拜伏蹈舞深合禮

法

晉高祖幼子重睿少帝嗣位初拜開封尹以年幼未出閣命左  
散騎帝侍邊蔚知府事時少帝戲謂重睿曰已降御命使臣有  
何例物待之重睿曰例物出於內庫臣何憂焉少帝嘉之

畏慎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耳目之未能思  
言動之必中是故夕惕若厲君子所以無咎日嚴祗肅大夫所  
以有家若乃聯輝本支席寵天族表穎寤於異稟挺淑哲於令  
器爵祿之重冠絕於等倫車服之崇輝映於表著復有權叅機  
要職分內外紀律斯在休戚攸擊而能處貴思降居安慮危裁  
損儀衛之容罔專賞罰之柄凡所興事必遵旨意至有罷去娛

玩謝絕還往特避盛勢靡求虛稱語默兢慄出處端莊協克已之方得率性之理茲所謂淑人君子歟

後漢清河孝王慶章帝子女曰宋貴人慶初立為皇太子後被譖廢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未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於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北海敬王睦性謙恭好士千里結交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辭以對使者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

蝼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哉我此乃孤幼進趣之行也

一云是吾

幼時狂恣之行也

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哀惰聲

是色娛犬馬是

好使者受命而行

魏中山恭王衮少好學每兄弟游娛衮獨覃思經史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衮美衮聞知大驚惧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非益我者其誠慎如此

晉安平獻王孚武帝時為太宰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大官出則旌旗節鉞入則貂蟬衮公族之寵未始有也享年九十然而夙夜滋恭常有履冰之懼元會詔孚輿車上殿帝親奉觴上

壽如家人禮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

宋臨川王義慶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南齊豫章王嶷武帝時為侍中先是宋元嘉世諸王入齊閭得白馬帟帽見人主自北以來此事一斷帝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啟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儀復暫有入殿省服身今所牽伏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上啟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附事實仰希即賜垂勅又啟揚州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為嶷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輦出籬門外乘輦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帝神州者未審此

當云何方有行來不可失哀帝笑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五十以還正是耳亦不曾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伏况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鳴角及合扇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义凡在鎮自還異還京師先廣州乃立鼓吹交部遂有輦事隨時而改亦復有所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檢諸人量乘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啟曰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扶詔或着布屨不意為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此下都脫不為疑小兒奴子並有青布袴衫臣齊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鎮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分遣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臣須所

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須牽伏若効外遠行此所不論  
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啟省又因王儉脩宣下情臣  
出入榮顯禮容優恭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制思慮有  
在猶深非服之慙威衛之請仰希曲照帝答曰傳詔臺家人今  
不足涉嫌鄣扇吾識及以來未見故有勅耳小兒奴子本非嫌  
也吾有所聞豈容不勅汝知令物致議耶吾已有勅汝一人不  
省快轍但牽之吾昨不通伏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有此啟  
須閑言自更一二又啟曰遠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若間之始得  
開言近頻侍坐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洽令自不知  
見以杜遊塵陛下留恩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強生間節聲  
其後薄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豕恩過醉實思歎徃秋之

謗故言啟至切亦令郡物聞之伏願已照此心前侍幸諱宅

梁

帝也臣依常乘車至伏監司不能示臣可否便牙兢起問云臣  
逼突黃屋旒如欲相巾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即賜垂  
勅不尔臣終不知闇貽比累比曰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  
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刀因此更嚴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為復  
上啟知其但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意臣石頭啟無生間  
者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宜臣由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哀  
智慮不周或有乖當具臣五十之年為翫幾時為此亦復不復  
以理內自剝北弟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小小製置已  
自抑簡徃歲收合得不雜材并蒙賜故振啟榮內許作小眠齋  
始欲成就皆補接為辨無乖格製要是桎柏之華一二處任時

雜淨東府又有齊亦為華屋而臣頃有二處任止下情竊所未  
安訊訪東宮玄園乃有柏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齊臣乃欲壞  
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  
或為異論不審可以垂許送東府齊理下臣公家住止率爾可  
安臣今日之實無意識亦言者太子不知臣有此屋正以東宮  
無而臣有自處之體不宜爾耳所啟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  
之不疑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脩臣自謂今啟非但  
是自處宜然實為微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與貨  
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縣郡邸舍非臣私有今臣  
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當不能  
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迴無事畜聚唯逐手  
為樂耳帝咨曰茹亮今啟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  
不動何意為作煩長啟事凡諸普勅比意可尋當不閔汝一人也  
宜有勅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悉悉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  
強厝此意自澤亦當不詳何意爾

江夏王降明帝輔政時藩邸危懼江祐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  
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  
十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嘆曰江祐遂後為混沌畫眉欲  
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  
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脩相賦以見志

河東王鉉建武初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佐建武之世高  
武子孫憂危鉉朝見常鞠恭俯倮不敢平行直視

梁南平生偉子靜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  
南郡王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征朱方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勅各給馬試之  
後梁宜都郡王大圜簡文帝子侯景之亂歸江陵時元帝多忌大圜恐讒懇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之間上箴而已常以讀詩禮書易為事  
後魏廣平文貞王正景穆帝孫為沼州刺史嘗忤茹皓懼為所害廉慎自脩甚有聲績

北齊蘭陵王長恭在定陽其屬尉相頤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荅相頤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頤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過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術相頤曰王前既有動今復告捷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預事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嘆曰我年面腫今何不廢自是有疾不療後周代曩王達為荊州刺史所管澧州刺史蔡澤贖貨被訟贓狀分明達以其世著勲庸不可加戮若曲法貸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察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

隋蔡王智積父景王昔高祖龍潛時景王與高祖不睦其大妃尉氏又與獨孤皇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高祖知其若是亦哀憐之人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

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  
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荅曰卿非知我者  
其意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第無他職  
任闔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勝王集以讒搆得罪高陽  
公智明亦以交遊奪爵智積愈懼太業七年授弘農太守委政  
察佐清淨自居

王悔過

蓋崇高莫大於富貴而宴安斯為之醜毒若夫貴而思降富而  
無驕乃良士之吉德也其或憑藉威寵熏灼勢望未常知其憂  
懼寧復畏於盛滿溺於因習徇乎耳目自非大雅明哲上智不  
移者又孰能無過哉乃有克己引咎悼心追悔折節改行銜媿  
沒蔭春秋傳曰人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所謂不遠而  
復斯可尚也矣

漢良孝王文帝子也時鄒陽為上客陽勝公孫詭欲使王求為  
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  
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

建謂天子不許梁王

怒令人刺殺盎帝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  
勝詭有謀陽爭以為不可故見讒救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

枚乘夫子嚴忌

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廼思陽言深辭謝之初孝

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縈廼從獄中  
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淮南王謀友時寄微聞其事私

作兵車鏃矢

樓車也所以看敵國營壘之虛實也又一說兵車止謂戰車耳鏃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也

戰守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出之

辭語所運出其事 寄於帝最母

王夫人即王皇后之妹於上為從母故寄於諸兄弟之中意自又更親也此下有常山王云天子為最親其義亦同

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

東平王宇事太后內不相得元帝遣使奉璽書勅諭之宇慙懼

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後又殺姬胸臆有司奏請逮

捕有詔削樊元父二縣後三年天子乃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

親古之道也東平王有闕

闕謂過失也

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

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

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

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後漢梁節王暢少貴驕頗不遵法度又聽從官下忌乳母王禮

等諂媚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

梁相舉奏不道考訊不服有司請徵諂下廷尉獄和帝不許有

司重奏除暢國徒九員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

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傳母之手信惑左右之

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榮惑臣暢無所昭

見慙自悔無所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去身歸黃泉不意陛

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

典平典法申思平處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

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

汗惡也天下以帝赦

王為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

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貸租人有

餘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  
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  
所受虎賁官騎及諸王枝鼓吹倉顯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  
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  
兇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宮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  
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  
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  
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今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  
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二心臣欲多  
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  
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今有司紛紛有言  
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子咎在彼小人  
謂由卞忌及王禮等也一日克已復理天下歸仁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  
易不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彊食自愛暢固讓數上卒  
不許

魏陳思王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嘗乘車行馳道中  
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植內不自安及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  
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醉不能  
受命文帝即位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  
旨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  
鄉侯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王四年徙封雍丘王其  
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

食夜分而寢城以天罔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惑相鼠之  
篇無禮造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  
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  
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會也七  
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功也矜愚愛能者  
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  
書臣等心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性之望不圖聖詔猥垂蔭  
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庭躍躍之懷瞻望望  
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文帝嘉其詞義優詔答勉中恭山王家  
明帝青龍中來朝犯京師禁為有司所奏削縣哀憂懼戒勅官  
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後所削縣

樂陵王茂性傲狠無寵於太祖文帝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少  
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為古立諸侯也皆命賢者故姬  
姓有未為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茂頃  
來少知悔昔之非今封茂為聊城王

晉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  
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  
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君羊籍終其綴集之  
務

宋彭城王義康輔政十餘年素無學術闇於大體長史劉斌等  
以朋黨伏誅義康出鎮豫章帝遣沙門釋惠琳視之義康曰弟  
子有還理不惠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後以范曄謀反事免

為庶人徙安城因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為宜  
南齊豫章王嶷後房千餘人穎川荀丕獻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為書答之為之減遣

梁蕭昱字子真高祖從父弟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為常於宅內沽酒好騎射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普通五年坐於宅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勅追還令受菩薩戒即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帝甚嘉之以為晉陽太守

南平王恪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開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正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為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後魏秦明王翰孫纂太武踐祚為定州刺史封中山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其親嬖人後悔過脩謹拜內大將軍居守清約簡慎更稱廉平  
濟陰王鬱孫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

北齊永安簡平王浚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  
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

安德王延宗為定州刺史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  
九人從是深自改悔  
唐彭王元則高祖第十二子初為遂州都督坐事免及遷瑯州  
折節自脩甚著聲績

後唐太祖母弟嗣昭沈毅不群初嗜酒樂太祖微申戒約自是  
終身不飲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七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二百七十五

宗室部十四

褒寵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封建宗子夾輔王室親之以服膺之禮厚  
之以寶王之賜既以旌賢而彰德亦以脩睦而申恩成周以來  
或加之殊禮推以蕃錫異其車服之教厚以宴私之意寵遇官  
屬增給騎從徙國益賦懋賞延世圖像以昭其美下詔以揚其  
善乃至耆年尊屬優以几杖之賜送終即遠殊其窀穸之制極  
禮命之優渥聳藩維之風望皆所以彊幹固本興仁宣化法敦  
族於唐典遵立愛於商訓者也

周公旦武王弟歸政成王欲老成王留之為太師履赤寫

赤寫人君

履也之盛周公既卒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

襄周公之德也又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此大路金路錫同姓之諸侯車也交

龍為旂周禮同姓以封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以昭周

公之明德

衛康叔封武王弟也成王賜衛寶祭器以彰有德分康叔以大

路少帛績茂旂旌少帛雜帛也績茂大赤取樂大呂鍾名

唐叔虞武王弟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沽名

洗鍾名魯公康叔三叔者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漢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六年立為楚王文帝尊寵元王子

生爵比皇子元王生子封爵皆比皇子所以為尊寵也

濟北王勃淮南厲王長子初封廬江王七國反吳使者至廬江

廬江王不應監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帝以

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溫徙王王於濟北以襄之

梁孝王武文帝子竇太后少子太后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得賜

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吳楚反時非年十五上書自請擊吳景帝

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以軍功賜天子旗

淮南王安菑川王志元朔二年冬皆賜几杖毋朝

廣陵王胥武帝子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入朝復

一萬戶賜錢二十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劔及宣帝即位

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襄

賞甚厚

陽城侯德楚元王曾孫少時數言事召見其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其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帝思服月之美乃圖畫其人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人其八曰宗正陽城侯劉德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淮南王飲宣帝子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敬寵之異於它國

楚孝王躡宣帝子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閔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躡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乃遭命構離于惡疾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從王入朝也其以廣戚縣戶四千二百封其子勲為廣戚侯

河間王良獻王後也脩獻王之行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

後漢城陽王祉光武族兄建武二年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十一年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頸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安城侯賜光武族兄以列侯奉朝請帝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象宴私時幸其第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為營家起祠堂置吏卒如春陵孝侯

成武侯順與光武同里閔少相厚成武邑戶最大祖入倍宗室諸家建武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  
杼秋侯劉般宣帝玄孫建武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緡錢百萬緡二百匹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徙封居巢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明嘉帝之十年徵般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即位以為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賙贈及賜家塋地於顯節陵下

東海恭王彊光武長子建武十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簷之懸擬於乘輿彊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嘆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宮起室靈光殿甚壯麗是時酒存故詔彊都魯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鈞盾令將大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䟽謝曰臣蒙恩得備蕃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脩不謹連年被疾為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絕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臣內自省視氣力羸弱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庭奉承

惟幄孤負重恩嗛恨黃泉身既天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慙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處臣二女小國侯此宿昔常計今天下新罹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食臣彊困劣言不能書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鳶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莫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帝追惟彊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公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省衣足歛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留起陵廟

東平王蒼光武子好經書雅有智思明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

四府掾史皆元

置以優之蒼上疏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優詔不聽其後數

陳乞辭甚懇切永平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蒼乃歸國特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匹及珍寶服御器物蒼為人美鬚頤腰帶八圍明帝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腰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

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章帝即位尊重恩禮踰於前世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矇常昭注國語曰有矇問吏人奏事亦有矇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為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飢人流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至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冲冲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謀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六年冬蒼上疏永

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說文曰貂鼠屬也大而黃黑出丁零國及太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

床其錢帛器物無不克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儀禮曰親于郊王使皮并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太子賜舍曰賜伯父舍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侯氏禋冕釋

弊于福乘龍車載龍旂羈乃朝以瑞王有繅天子負辰曰伯父實未余一人嘉之奉束帛匹馬奠帛再拜侯氏降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詩云叔父建爾元子頌之魯也侯氏再拜稽首而歸也王莽傳况

兼親尊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讚謂讚者不唱其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獨封

蒼五女為縣主三月太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

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踈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昔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

昔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

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大臚秦王事國小門受詔者於是車駕祖送流涕

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鞍馬錢布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馳

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

起居明年正月薨詔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喪及將

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悉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

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策曰惟建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

王丕顯勤勞王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率

禮不越傳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人夙夜玃玃

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鑿輅乘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送王行

匪我憲王其孰離之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元和三年

行東巡守幸東平宮帝追感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

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恩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鑿輅龍旂以

章頤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劔于陵前

中山王焉光武子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顯宗永平二年

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從以虎賁官騎焉

䟽辭讓明帝報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

從今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媼稱媼謂齊整也前行皆北軍故騎便兵善

射弓不空發中必決者夫有文武必有武備所以重蕃職也王

其勿辭帝以焉郭太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永平二

年焉薨自中與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十萬布三萬

匹嗣主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

太后及憲等東海王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

太后及憲等東海王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

濟南東海三王皆會大為脩冢塋開神道平夷史人家墓以千  
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賜雜木三郡不能備復  
調餘州郡工役及送致者數千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  
餘國莫及

琅邪孝王京光武之子性恭孝好強學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  
殊異莫於為此  
楚王英光武子少時好遊俠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  
齊戒祭祀明帝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  
令奉黃縑白紵三千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  
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  
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各其還

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伊蒲塞即憂婆塞也中華翻為近  
住言受戒行堪近僧住也桑門即  
沙因以班示諸國中傳

下傳侯張齊武王續孫以善論議永平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  
固等並出擊匈奴後造者多害其能數被譖訴建初中卒章帝  
下詔褒揚之後封張子它人奉其祀

下邳王衍明帝子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章帝即位常在左  
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

清河王慶章帝子建初四年立為皇太子十年廢為清河王母  
宋貴人自殺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帝憐之勅皇  
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  
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此常共議私事永元

四年移幸北宮章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止宿中傳衛訴  
私為賊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狀慶曰訴以師  
傳之尊選自聖朝臣遇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  
悉以訖賊財賜慶瑒帝即位諸王就國鄧太后時聽清河王置  
中尉內史賜什物取乘輿上御以外家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  
夫鄧太后以瑒帝襁抱留慶長子祐召清河邸後立是為安帝  
慶薨遺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使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又  
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流虎賁百  
人儀比東海恭王太后使掖廷丞送安帝所生母左姬喪與王  
合葬廣丘

濟北惠王壽章帝子立三十一年薨永初以後戎狄叛亂國用  
不足始封王薨減贖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  
匹時惟壽最尊親持贖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東海王臻恭王彊曾孫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  
國相籍裒具以狀聞順帝美之制詔大將軍三公大鴻臚曰東  
海王臻以近蕃之尊少襲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艱難而能克已  
率禮孝敬自然事親盡愛送終竭哀降儀從士寢苦三年和睦  
兄弟恤養孤弱至孝純備仁義兼弘朕甚嘉焉夫勸善厲俗為  
國所先養者東平孝王敞兄弟行孝喪母知禮有增戶之封請  
云永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臻封五千戶臻弟儉五百戶先啟  
土宇以酬厥德

彭城王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毀背殊禮傳相次聞桓

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客

魏任城王彰武帝子黃初初就國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太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代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萬戶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至葬賜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故事

陳思王植武帝之子初封雍丘王黃初六年文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

彭城王據武帝初封義陽文帝以南方下濕又以據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

中山恭王衮武帝子黃初三年封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彰水衮上章贊訟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衮有令德青龍三年秋得疾病詔遣大醫視疾照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人造大妃沛王林並就省疾及薨詔沛王林留葬訖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賻贈甚厚

安陽卿侯休太祖族子少值喪亂渡江至吳太祖舉義兵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及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帝乃下輿執手而別

陳侯仁太祖從弟也為征南將身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馮九文帝在東宮為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南征邾及即王位

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增邑二千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職謚曰陳穰侯置守冢十家

邵陵侯真太祖族子也明帝時為大將軍蜀諸葛亮圍祁山真督諸軍事邵亮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朔洛陽遷大司馬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真病帝自幸其第省疾真薨帝追真功詔曰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桓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士可謂能持盈守成勞謙其德者也其封真五子為列侯

武安侯奕邵陵侯真子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甚親愛之及即位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齊王即位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晉安平王孚宣帝次弟武帝受禪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用不豐奏絹二千匹元會詔安平王孚乘輿車上殿帝於作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孚薨武帝於太極東宮舉哀三日詔曰王勲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願在位朕之所依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殺牛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帝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鑿棺輕車介士拜

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響太廟  
年原王幹宣帝子武帝踐祚給吹駙馬二匹加侍中之服太康  
未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位劔履上殿入朝  
不趨

琅邪武王佃宣帝子太康四年薨疾篤賜休帳衣服錢帛抗梁  
等物遣侍中焉

扶風武王駿宣帝子咸寧中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  
吹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

汝南王亮宣帝子武帝踐祚封扶風王三年徙封汝南王鎮南  
太子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阜輪犢車  
錢五十萬徵為侍中武帝寢疾出為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豫

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揚駿誅亮為大宰  
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為楚  
王瑋矯詔所殺瑋死後復爵位給東園溫明秘器朝服一襲錢  
三百萬布萬匹絹三百匹喪禮如安平王故事廟設軒懸之樂  
義陽王望安平王子泰使三年詔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  
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  
三十假羽葆鼓吹

高陽元王珪安平王子泰和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  
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

彭城穆王權宣帝弟東武城侯植子武帝受禪為北中郎內都  
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服

太原王瓌安平王孫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  
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任文武有幹  
事之績出臨封士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  
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

齊獻王攸文帝子景帝無後命攸為嗣武帝踐祚封齊王太康  
三年詔曰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帝之親受台輔之  
任佐命立勳功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為大司馬都  
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  
軍皆如旧增鼓吹一部官騎蒲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明年詔  
攸曰惟我有丕受天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國于東是錫茲書  
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

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為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  
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薨詔喪禮  
依安平王孚故事廣軒懸之樂配饗太廟

河間王顥太原王瓌子初襲父爵咸寧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  
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顥可以為諸國議表

西陽郡王彘汝南王亮子永嘉南渡元帝承制拜撫軍大將軍  
及元帝時彘祚進位侍中太保以彘屬尊元會特為設休大興初  
錄尚書事尋領太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  
王敦平領大尉明帝即位以彘宗室元老特為之拜明帝薨疾  
彘與王導等令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冲詔彘依安平獻王孚故  
事設休帳於殿上帝親迎拜

汝南王祐汝南王亮孫永安中從愍帝北征帝

及國

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持置四部牙門

秦王東武帝子於諸子中尤是寵愛以左將軍居齊獻三故庶

甚貴寵為天下所屬元康元年薨朝野痛惜之奠禮如齊獻文

王攸故事廣設軒懸之樂

武陵王晞元帝子穆帝即位累迁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

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讓

琅邪王煥元帝子鄭天人所生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疾篤帝

為之徹膳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

成人之禮詔三凶門括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

會稽王昱元帝子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

拜名不劔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劔六十人昱固讓

會稽王道簡之子太元初進驃騎將軍錄尚書六條事領司徒

謝安薨詔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府文

武一以配驃騎府固讓不受公卿又奏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

鉞羽葆鼓吹並不受安帝即位有司奏進位太傳假黃鉞備殊

禮又不受役並世子無顛俱為桓玄所害及玄敗大將軍武陵

王遵承制下令曰故太傳公阿衡二世契閣皇家親賢之重地

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惣朝維外宣威畧志蕩世難以寧國祚

天未靜亂禍酷備中悲動區于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摧員

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体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傳

為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

羽葆

田府元龜  
鼓吹丞相墳塋醫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

太尉

宜便迂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馬珣  
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冬葬于  
王妃陵追謚會稽文孝王道子世子元顯曰忠

武陵忠愍王遵威王子桓玄篡位安帝蒙塵于尋陽義旗與密  
詔導總攝萬機及安定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義熙四  
年薨詔賜冢園溫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疋策贈  
太傅葬加殊禮

琅邪王德文安帝母與初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袞冕之服  
緣紱綬桓玄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五年置左右  
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詔曰大司馬明德懋親太

尉道勲光大五徽序彞倫變和二氣髦俊引頌思化而雅  
尚中挹西門弗闕誠谷大雅謙虛之道實違急賢贊世之務  
蒲輪載徵異人並出平開府奇士嚮臻濟濟之盛朕有欽焉  
可勅二府依舊辟召必將明敷俊又嗣軌前賢矣於是始辟召  
掾屬時太尉都督中外諸軍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  
二雖府受節度可身無致敬

田府元龜卷之二百七十五

國

